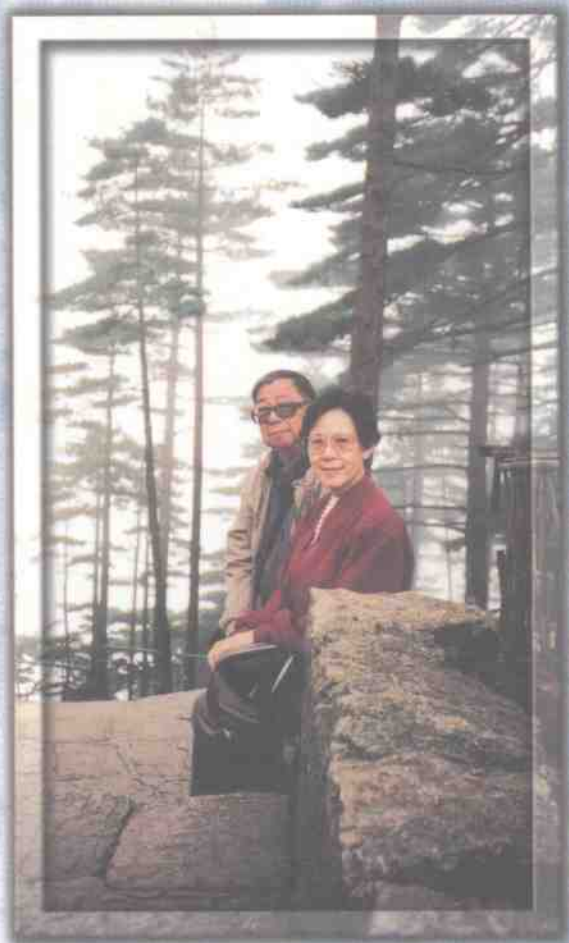


情系心间



林 琼



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九

散文集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赞助：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
1998-2000 年度审查委员会

- 王润华博士
- 黄孟文博士
- 许福吉博士
- 林高
- 烈浦
- 张千玉

情系心间

- 作者 : 林琼
- 编辑 : 烈浦、冯瑾
- 设计 : 李玉琴
- 校对 : 刘萍
- 出版 :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 印刷 : 先锋出版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Tel: 7458733 Fax: 7458213
- 发行 : 长河书局
Tel: 4689779 Fax: 4689097
- 版权 : 作者拥有
- 出版日期 : 2000 年 1 月 1 日
- ISBN : 981-04-1829-9
- 定价 : \$8.00

情系心间 目录

有风，就好	1
爷爷！抱抱	3
文艺串门	5
当爱走过	7
醒侨旧情	9
滚滚红尘	11
三峡归来	13
还未到访时	15
大洋路上	18
格尼尔海边一日	20
你们来访	22
《火之恋》的惊喜	24
重返湖畔	26
祝福锦山	30
冰心伴我成长	32
信情	34
怎么可能是真的？	37
金马仑纪行	40
福隆港行脚	48
重游槟岛	58

波德申之旅	66
谢谢你来	76
小城稚梦	79
黄山观景	82
未曾告别	84
常系我们心间	87
此情只待成追忆	92
家之骄子	98
浮游漓江上	100
早安！西安	103
夜巡王府井	105
君权山淘金梦	107
六见猴年	109
午前小语	112
午后闲草	115
一顾太平山	118
宋卡去来	120
绕行澄清湖	122
微雨阳明山	125
阿德雷特小记	127
夜宿甘比亚山	129
陪他们匆匆北上	131
心之旅	144
后记	150

有风，就好

在香园里住了三十多年，平儿由婴儿而长大成人，我俩老也相继退休了，如今搬到棕园来，也快五年了，日子在平淡中过去，但与你们的通信，却未曾间断过。

香园是在锡山(武吉知马)脚下，是吹山风的，现在住的棕园是靠近西海岸的肯特冈，是吹海风的。东风西风都是风，山风海风都是风，有风吹来就好。

退休生活还算悠闲自在，但也有烦恼，那就是健康问题。我的心脏不好，珠贵的脊骨不佳，年岁一大，最忌健康不佳，你说是不是？

有一次你在信中间我：“晨起开门，有否悠然见南山？”使我感慨不已。陶渊明的境界，我又如何能达到呢？我们夫妇俩都已退休，每天相对相看，如两座小山，相看总相宜吧？

你说我对文艺的热忱，数十年如一日，而我也在慨叹那仍旧握著的那根秃笔，虽一直未能放下，可也写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只是我仍然如此执著：我像一片草地上的一根小草，在万绿丛中展现一星点的青绿。退休生活若有五得，最为理想：一有老健，二有老伴，三有老本，四有老闲，五有老友。没有健康的身体，想做什么都不

从心；没有老伴，想吵嘴都没有对象；没有经济能力，想出国旅游都“行不得也”；没有闲情逸趣，想从事某项活动都不行；没有老友，想谈心或议论都不行。

有人退休后感到烦闷，幸好我不会。我这一生都在“教育”与“文学”这两个领域里过日子。教学，是我谋生之计；文艺，是我兴趣使然。如今从教育界里退休后，只剩下看书与写作了。不久前添了孙女，颇感“含饴弄孙”之乐。

记得你曾自喻是“老牛拉车”，背上的轭，一时尚未能卸下，说我如今已把那重轭卸下。话是说对了，但我这老马(我肖马)却无法奋勇前奔，只能彳亍而行。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究竟还能从文艺做些什么呢？冲刺力已不如前，只默默地希望著：有健康，就好；有风，就好！

联合晚报·文艺
1998年9月6日

爷爷！抱抱

含饴弄孙的境界，自从当了爷爷后，才能真正领略这份亲情。

每当小孙女敏敏张开双手，对著我说：“爷爷！抱抱。”我会立刻把她抱起，一股体温马上传遍祖孙的全身。小孙女的感觉一定是爱与关怀，爷爷的感觉必然是无法形容的温馨。

也真奇怪，有好几次，当小孙女玩累了，叫她睡觉她不肯，却要我这个爷爷抱抱。当我把她抱起后，她便一手环抱我的肩膀，一手环抱我的右臂，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不久，眼睛闭上了，很快地睡著了。这时刻，我想，她一定充满了安全感。

等她较为睡熟后，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她会很安心地睡，很安详地睡，很放心地睡，而你也会感到一份欣慰。

在她小心灵里，已经明白，每周一次到爷爷奶奶的家来探访，是她快乐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喜悦。一周岁时，当她来了一天後必须回她自己的家时，她会哭闹著不肯走。如今已快三岁了，她似已明白，这是例常的探访，到了将告别时，她会挥挥手说“拜拜”，给爷爷奶奶

一个吻别。虽然临走时显出依依不舍，心里也会有点无奈。

三代同堂的日子如今已经走远了，父母子女同屋共住的生活图景，只在子女还小的时候存在，一旦子女长大成人、成家立室后，也就搬出去住、分开住了。这是社会的趋势、时代的潮流、城市的现状，以往的大家庭生活，几乎完全瓦解了。

曾经观看电视节目《才华横溢出新秀97》大决赛的成绩揭晓，当男新秀常鲁峰获得冠军奖时接受司仪郭亮访问时说：“我的奖金要交给爷爷处理。”听了这句话，我感触良多。

若我也有这么一个孙子，就凭他这一句话，将老而无憾。

联合晚报·文艺
1998年6月14日

文艺串门

你说年岁一大，总爱生活在回忆中，这话没错，我就常在回忆中。

想起当年，我们一群文友常聚在一起，谈文说艺，日子是至今难忘的。如今缘尽缘逝，各自西东，唯有靠回忆以想当年了。

还记得我们常到教育出版社串门的事吗？当年何家良当总经理，聘请了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为出版业效力，曾印行了一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八大巨册，也出版了大量的华文文艺书籍，编印了许多儿童及青少年的读物，成绩斐然。

我们常到烈浦与田流的办公室作客，常与夏心或曾纪荣诸友见面，谈谈写作、说说编辑，替他们所编的《少年月刊》、《欢乐儿童》、《新加坡文艺》、《中学生》等刊物写写稿，各尽棉力。

教育出版社原址设在欧南园，后来迁移红山区，最后又改为私营有限公司，而各熟知的文友相继离开后，我们也就缺少串门的机会了。

还记得吗？我的一本散文集《香园随笔》就是由该社的“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推荐出版的，由烈浦写

序，孙琴安设计封面，于一九七六年九月推出。我们好多文友，如陈彦、淡莹、雨青、莫河、君盈绿、尤今、梅拉、蓉子、蓝玉、田流、赵戎、周黎等的作品，也由该社一一推出，先后获得读者的选购。

我当年曾许愿自己是一个小园丁，在文艺的园地耕耘，获得集子的出版，是一次劳动的收获，也是一次收获的喜悦。多少年都过去了，小园丁已成为老园丁，荷锄虽重，但仍不肯放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只为了心中的一份热爱，一种兴趣，一份执著，就长期的坚持下去，不觉丰收的鼓舞，只存满足的快慰。

你必然是如此，而我想我也是吧？

联合晚报·文艺
1998年12月27日

当爱走过

那天黄昏，搭51号巴士到国家图书馆庭院聆听文艺讲座《艾禺、梅筠创作天空之旅》，获益良多。请来两位资深作家黄孟文博士谈二人的微型小说，林锦谈二人的儿童文学创作。前者著重谈梅筠的《梅筠微型小说选》与艾禺的《风云再起》；后者专注谈梅筠的《虎奶奶与长下巴》与艾禺的《妈妈的玻璃鞋》。

艾禺与梅筠是现阶段常写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儿童小说的女作家，都是新加坡作家协会的理事，从事创作已久，作品不少。那次到来听讲的公众人士颇多，我所认识的作家如田流、南子、曾采、骆宾路、陈华淑、陈妙华、董农政、蔡美丽等也都出席了。可真如讲座所标示的《当“艾”走过，“筠”淡风清》，大家对艾禺的热诚与梅筠的平实，都给予支持的掌声。

两位主讲者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分析内容，评论结构，可谓严谨有理，中正不虚。

当谈及微型小说的看法时，孟文说，不少人认为微型小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只著重某些片段，以小见大。”这说法我是信服的。记得刘海啸(中国微型小说评论家)在一九九四年访新时在我的

《留言集》写下的一句话：“微型小说里有大事业。”言下之意，也与孟文说法雷同，微型小说既又名小小说或极短篇，应是“以偏概全”的一种文体。

林锦的看法也令人赞同，他说不少作者并不重视儿童文学，而他始终认为儿童文学非常重要，值得大力推广。他最后的结语意义深远：“文学犹如窗口，大小，应该一一打开，让阳光照射进来。”我回头仰望图书馆的窗户，如今夜已到来，何不打开让夜色也流进来？

走出图书馆，方才感觉饥肠辘辘，忽听得艾禹叫道：“林琮公公，要不要 Man-Man(吃饭)？”没想到刚才“盛餐”之后还会感到肚饿。于是，走进了图书馆外右侧的小贩中心。

我们的文坛，当爱走过，是不是就云淡风清了？

联合晚报·文艺
1998年12月13日

醒桥旧情

我开始闯入孩子们的世界，第一站便是在“醒桥”落脚。五十年代中期，自己还年轻，拥有青春热情，老同学马洲一招手，便与他共同投入教学的行列。

醒桥是一间公立华校，校长老杨和我们同样年轻，同事们合作无间，校舍虽然简陋，学生黠直朴实，是一间典型的乡村小学，坐落在俗称红毛丹格村里，与村民同在。

还记得吗？我曾以“晓琳”为笔名，写过一篇《粗枝大叶写醒桥》(31-10-1961)发表在《教育》期刊上，最后还下结语说：“它不像城市学校，校舍堂皇，校地宽大，但它却具备了可喜的人为上的努力。”你应该也记得，我们当时常在感叹：“戏台当教室，难经风雨。”可是当年我们同在一起工作，为教育下一代而努力的那段交情，却是我至今难忘的经历。

你必然也没忘记，当年我们不是刻意在鼓励学生写作吗？你还要我设法替学生修改作文，投寄给报章的学生园地，激励它们，更把他们的作文，张贴在壁报上。我还记得，我们把壁报称为“醒园”，张贴过后，我还将每期的作品装订成册，保存在图书橱里，以为珍藏，因为当时我们连一间小图书馆的设备都没有。

你在教余之暇，进修南大理学院数学系课程，但你对文学仍是十分热爱，虽少写作，却激励了我对文学的发展。我们的学生之中，毕业后再继续升学的，比比皆是。他们后来都有各自的成就，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扬光大，我们也为他们而感到欣慰。

各个行业都有他们成功的例子，我在文艺界数十年，我稍为知道他们之中有几个在文坛上颇为知名的。如李龙，他已出版了《只有浪涛知道》、《截流》、《困惑》、《无根之花》、《梦的风帆》、《沉寂中的呼唤》、《燃烧的夕阳》等书；又如胡月宝，她也出版了《撞墙》、《有缘再见》、《心尘》、《女人女人》等书。他们与我常联络，我知道他们的近况。

在不久前，醒侨校友先后召集了两次聚会，也邀请我们这些老师参加。我想见到天顺、永文、新照、柳枝、俊兴、乾发等，但他们却没来。再次见到大多数的他们，发现他们的容颜都变了，不再稚嫩，且一个个都已各领风骚，而我们这些师辈都已垂垂老矣，龙颜白发，不复当年勇。

醒侨旧情突然涌上心头，至邀我致词时，我差点儿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顿觉时光已飞逝四十多年。

联合晚报·文艺
1998年11月8日

滚滚红尘

一夜深宵不眠，观看新视重播的《滚滚红尘》，使我想到三毛的一生，想起人生的起起落落，红尘滚滚。

《滚滚红尘》电影由三毛与严浩编剧，请来秦汉与林青霞当男女主角，张曼玉友情演出，演技可以肯定到家。这是一出描绘爱情的执著、战争的苦难、历史的见证、红尘滚滚中的一环。

看了这部电影，使我不得不想起三毛的故事，三毛的作品，想起一九八〇年三月下旬三毛随同台北各报副刊主编访问团访新时的盛况。三毛所到之处，引起了不少的震荡。我当年是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作家协会前身)的理事，躬逢其盛，有幸作为一个小小的见证人，还与几个文友同她合拍了一张照片，记得那是由张挥执相机所拍的，谁知那张照片竟然走光了，真可惜。

记得当年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是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由作协主办，座谈会主席为黄孟文，出席聆听者众，座无虚席。各主讲者都畅所发言，尤其三毛的谈话，更深深地引发一阵阵的回响。三毛的开场白是：“我们终于见面了。”因为三毛的爱夫荷西逝世后，三毛曾经收到无数的信件，表示对她的关怀，她只能说一声谢谢，以见面来代替复信。

我还记得，在一连串的问候之间，她曾如此说过：“有一天我怕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要告诉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经过了一个旅程，没有遗憾。”说完，还引起了一阵掌声。

三毛原名陈平，她曾表示喜欢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漫画上的小人物，才取为笔名的。她曾出版的集子有：《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她还翻译出版过阿根廷女漫画家李诺的《娃娃看天下》漫画集，全套总共20集。

记得当年蓝玉写过一篇《三毛印象记》、说三毛看似平凡却不平凡，在新明日报发表，而吴启基也写过一篇《三毛震荡》，在南洋商报刊登。而南洋商报在翠香楼设宴招待三毛一行人，邀约作协理事陪客，我有幸陪同各理事如黄孟文(会长)、田流、杜红、蓝玉、雨青、王润华、淡莹、烈浦、张挥、易梵、韦西、苗芒等，一边与三毛交流，一边大快朵颐。

三毛于一九九二年一月间走上自绝之路，滚滚红尘之中，从此少了三毛一人，如今只有轻轻地唱起《橄榄树》这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联合晚报·文艺
1999年1月3日